

# 照料我們心靈渴望之園

Stephen Bevans, SVD 著

陳德康譯

我認為先理解我為何要作是次反省是重要的。過去數年，我在天主教聯合神學院（**Catholic Theological Union**）一個名為「天主教徒待命」（**Catholics on Call**）的項目，以聖召神學為題演講，「天主教徒待命」的目的是陪伴年輕人分辨在教會內作侍奉的聖召。在此講座，我用的基本圖像是俄羅斯套娃。我想像聖召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個多面體的現實。首先聖召是人要活出真我的召喚。對基督徒來說，它是成為耶穌的門徒的召喚。對門徒來說，它是度婚姻生活或獨身的召喚。對一些門徒來說，它是侍奉的召喚——不論是以平信徒、修道人或教會聖職人員的身份。貫通每一面或俄羅斯套娃每一層的，是天主的召叫，召喚人要活出真我、活出門徒身份、度婚姻或獨身生活，或作具體服務——老師、醫生、社會公義的推動者、水喉匠、商人、牧者、輔導員、音樂家。

我希望能傳遞予我的年輕聽眾有關聖召的重點：聖召不是外來的呼召，要求人喜歡與否，都要順從天主已為我們制定某種反覆無常的計劃。反之，引用布赫納（**Frederick Buechner**）的名言，聖召是發現我們最大的喜樂如何回應了世界最深切的需要。聖召是科爾賀（**Paul Coelho**）在他令人讚不絕口的小說《冶金師》（*The Alchemist*）裡所稱的我們的「個人傳奇」。聖召是向我們內心最深處的呼喚，因為，借用傑出靈修作家鄧尼（**John Dunne**）的用語，「天主的旨意是人心靈的渴望」。

數年前，「天主的旨意是人心靈的渴望」這句吸引了曲格（Tom Cook）的注意。為發掘其涵義，曲格和藹倫（Mary Ellen）邀請我協助主持今天的厄瑪烏退省。究竟此句子有甚麼意義？

一方面，發現「天主的旨意」不是順從一個在我們出生前已作出，而且與個人無關的決定。它不是遵從一個漠視我們個人特質的召叫。相反，當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天主，祂熱愛的是祂的受造物的自由，祂是男女和所有受造物的成因（意譯謝列貝克斯（Edward Schillebeeckx）的用語），我們就會發現天主的旨意。

另一方面，天主的旨意不代表天主隨時隨地要我們想要的。在指望人心尋找真理方面，聖經肯定是謹慎的。「人心最狡猾欺詐，已不可救藥；誰能透識？」不同版本的英文聖經（NAB, NRSV, KJV）用上「騙人的」、「詭計多端的」去形容人心。

找出我們心靈的渴望絕對不是唾手可得。它需要哈瑪紹（Dag Hammarskjöld）所說的，走「最漫長的路」進入我們的內心；做大量帕爾默（Parker Palmer）所稱的「內在的工作」。最終，「天主的旨意是心靈的渴望」是指當我們實現真我；當我們實現的真我正是天主對我們最大的期盼，天主的旨意就得到充分的實現。厄瓜多爾聖人戈達祿（St. Miguel Febres Cordero）說：「沒有事情比承行主旨帶來更大的快樂。」相反亦然：沒有事情比人找到快樂，找到他或她心靈的渴望，更符合天主的旨意。博伊爾（Greg Boyle）寫道：「我們有幸成為天主的喜樂。」然後他加上：「還要努力去適應。」

今早我們將採取兩重進路，探索「努力去適應」「天主的旨意是心靈的渴望」此不可思議的句子，我希望這兩重進路最終會

合二為一。第一是探索其旨意是人心靈的渴望的天主的真實面貌。怎麼樣的一位天主會藉鼓勵和促進人及宇宙的自由而彰顯其神聖？第二條探索之路則有助我們找尋方法去發現我們心靈渴望的究竟是甚麼。此進路引導我們去培育和照料多個「花園」。若我們細心打理這些花園，將得知真我是誰，及曉得如何能更順應天主對我們的盼望。

## 我們心靈渴望的天主

過去數年，我對天主的認知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在此第一節的反省，我會與大家分享我一些新的體會，然而這些新體會並非與我的過去完全分割。自我以廿世紀初的蘇格蘭神學家奧曼（John Wood Oman）天主是個人的天主的思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後，經過三十多年，我走到今日此步。

奧曼堅持，有關天主的基本問題是：天主在世上的行事方式是否機械性及不可抗拒的；或天主在世上的作為，目的是使世界達至完全的自由？奧曼揀選了後者，因而發展出一套強調愛的力量、脆弱的力量和忍耐的力量的天主觀。他提到「全能的愛」、「神聖的愛的無窮力量及睿智」。這當然與基督宗教的傳統天主觀念，及與我們在禮儀中的通常祈禱對象，成強烈對比。天主被描繪成有絕對的威能，可任意介入世界，祂為善或行惡的力量人無法抵擋。但是，最後奧曼說這樣的天主永不可能是個人的天主，因為對祂來說世界只是一件玩物，絕不會認真看待。在奧曼的作品中我較喜愛的一段，他將迂迴且看似失效的河流與更直接而看似有效的運河相比：

「……天主沒有指揮祂的河流如箭般直奔大海。規則和指南只是為有限生命的凡人而設，他們勞心勞力思考如

何克服自己的不足。規則和指南對無限上智者毫無作用。人憑其微小的力量和短暫的生命所作的考量做就運河；自然在和諧與美景圍繞之下，在一個更廣闊和悠閒的世界裡，做就河流。為何我們假設祂在宗教的範疇內無法拯救運河，卻在其他的所有途徑上，喜樂於河流？捍衛無誤〔即直接、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保衛運河，對抗河流；是保衛劈石而成的通道，對抗那因遇卵石或堅土繞道而掏成的盆地。要問的是天主曾否那樣直接地壓倒人的氣魄，及我們是否需要務實的方式考慮到祂的或我們的志氣。」

奧曼生於 1860 年，剛好是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出版後一年。有異於與他同代的很多神學家，奧曼對進化的概念態度頗開放，你們可在我上述的引文察覺得到。過去數年，當代的神學家有不少著作出版，他們均鼓吹應更嚴肅看待進化論，並以進化論及現代天文物理學作指引，重新全盤思考神學。由於這批作者的影響，引導我深化並鞏固我對天主是個人的天主的理解。

澳洲神學家愛德華（Denis Edwards）以聖神為題寫了一本出色的著作。在書內，他說由創世之初，在「大爆炸」的瞬間開始，聖神一直存在並活躍於宇宙。在進化的每一階段，聖神在工作，但祂沒有剝奪受造物的自由。聖神的工作「不是外來的干預。聖神內在於整個過程，藉自然規律及在自然規律內，藉意外事件及在意外事件內，祂合作而富冒險精神地工作。」莊臣（Elizabeth Johnson）在其令人讚賞的著作《野獸：達爾文與愛的天主》（*The Beasts: Darwin and the God of Love*）以她一貫典雅的文筆優美地闡述：

「此愛的力量活躍於世界，陪伴世界，是仁慈的創造者耐性及微妙的臨在，創造者藉受造過程的自由運作達成祂的目的。由此看來，聖神比其他動力更具流動性，以

悲天憫人的愛吹遍世界，賦予自然創造力及人類自由，並一直陪伴他們走過歷史上的恐怖時刻，邁向新的未來。是愛人而非君王成為範例。」

當狄里奧（Ilia Delio）談到天主是「討愛者，站在「每一受造物的」門外等待，不敢破門」，所表達的是相同的思想。莊臣曾再次指出，「聖神絕無強迫世界按既定的計劃發展，而是不斷召喚它走向一個新的及意想不到的未來」。我們可暫且運用一下想像力，好像是在大爆炸的一刻，聖神給自然世界推一把，說『去，嘗試冒險，看看你會有甚麼收穫。你行的每一步，我也會在你身旁。』掌管進化的天主不是『掌管』受造，祂的角色是臨在；去遊說、引誘、追求，有時當受造走歪路時會受苦。」這就是真正的力量。莊臣寫道：「天主的創造力的特點是撫養受造物，使他們能融入天主內，並因此其本身也具創造力和得以持久。」

由此觀之，我們能明白為何天主須要成為人。非如坎特伯雷的安瑟莫（Anselm of Canterbury）所爭辯的，好使一位無限的人藉為我們的罪而捨命去償還一筆無限的債，而是為揭示天主的愛、脆弱、耐性，呼籲男女自由回應，參與完成創造。過去數年，我從解放神學家索本諾（Jon Sobrino）的一句說話，得到很大的啟迪。他說：「天主好像耶穌。」請注意，索本諾不是說：「耶穌好像天主」，彷彿我們已知天主是怎樣的，然後耶穌可與祂比較。不是這樣。耶穌以不同的方式——用比喻來教導；留意群眾（福音多次提到耶穌「看見」群眾，令我印象深刻）；藉醫治、驅魔、餵飽、保護來照顧人的需要——向我們展示祂的同伴的包容性，特別是十字架的脆弱性，並藉此揭示天主是誰。吉田斯（Tony Gittins）在他的新書《門徒之道》（*The Way of*

*Discipleship*) 談及耶穌的服務包含宣講、作證、交談和釋放；或接觸、同席的手足之情、洗腳、跨越界限。這一切皆揭示天主是誰。除了納匝肋的耶穌所揭示的天主外，沒有其他神。英國神學家奧克利 (Mark Oakley) 形容耶穌是「天主的身體語言」。

吉田斯也曾稱天主是「衝撞宇宙擁擠者的愛」。這精彩的形象與聖經學者戈曼 (Michael J. Gorman) 對斐理伯書內一首著名的詩歌的新詮釋互相和應。戈曼指出，通常我們會將斐 2：6 翻譯為「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但是若翻譯為「他因為具有天主的形體……卻使自己空虛……」，亦同樣正確。第一種翻譯是正確的，但意思是「耶穌的作為有別於天主〔通常〕的作為」；第二種翻譯是正確的，因為「基督這樣做因為這是真天主的個性」。

我們從天主在世界及歷史中的行動，認識這位空虛自己、尊重自由、鼓吹自由、慈愛、耐心、個人的天主，祂給予我們提示，天主是怎樣在天主自己內。引用拉內 (Karl Rahner) 所說的，天主行事的方式顯示天主是誰。誠然人的言語無法完全表達，但是基督徒所說的天主聖三是一位慈愛、給予、接受及彼此喜歡的團體，滿溢於世界的創造。天主是深不可測、神聖的奧秘，因賦予生命的聖神而臨於世上，並體現在納匝肋的耶穌身上，祂大方地讓祂的聖神降臨於男和女，使他們有份於創造的達至圓滿。為甚麼天主要創造世界？於洛杉磯黑幫群中工作的博伊爾神父，引用他的耶穌會初學神師的說話，天主創造世界因為天主覺得我們會樂於其中。偉大的中世紀奧秘家艾克哈特 (Meister Eckhardt) 形容父永恆的喜樂如何令子出現，父和子永恆的喜樂如何令聖神出現，三位的喜樂令宇宙出現。天主是一個喜樂的團體，天主與我們分享祂的喜悅。

拉內曾提出一個意義深遠的妙論。他說人愈對天主開放，就愈能活出真我。天主沒有壓抑受造物，而是受造物愈能與天主連繫，就愈能參與天主的生命，因而愈真實。梅頓（**Thomas Merton**）的著作中有一美麗文章提到樹木只因它是樹木已能光榮天主。若樹木想成為其他東西，其光榮天主的程序便減少。他說成為聖人就是活出真我。據說經師祖薩（**Zsusa**）曾說過，世界終結時，天主不會問他為甚麼他不是梅瑟，而是問他為甚麼他不是祖薩。

這就是那位祂的旨意是人心靈渴望的天主。霍恩伯格（**Edward Hahnenberg**）在解釋拉內的言論時寫道：「天主召喚我所走的方向，天主要我做到的，就是活出真我——生活出愛內的自由，並由愛展開新的和從未看見的未來。事實上，當有信德的人說他們『被召叫』做這事或那事時，不是說他們已找到計劃，而是他們感受到他們在天主前的最深自我意識和此特定的路線之間有深長的共鳴。」

## 尋找心靈的渴望：照料我們的花園

正如我在上文指出，尋找我們心靈的渴望是易說行難。《冶金師》一書的主角聖地亞哥（**Santiago**）要踏上遙遠及危險的旅程，最終他發現他的「個人傳奇」其實是在他的起點——雖然他始終要完成旅程。帕爾默談到為發現自己真實的召叫，要做的「內在工作」是——日誌、靈修陪伴、獨處、默觀祈禱——做分辨的所有方法。紐約時報特約記者及電視評論員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談到培養他稱為「悼念文德行」的重要性，及其有別於與「履歷表德行」。履歷表德行助我們得到工作，令我們成功。悼念文德行使我被愛，助我找到自己。「它們將會是在我

的喪禮中被談及的，是我之為我的核心內容——我是否和善、勇敢、誠實或忠信；我的人際關係。」威斯康辛綠灣的榮休輔理主教莫諾（Robert Morneau）有類似的看法，他說妥善的聖召分辨可回答西班牙詩人馬查多（Antonio Machado）的問題：「你如何處理交託予你的花園？」

莫諾主教將分辨喻作照料花園。事實上，他談及的花園分為十畦，或十個較小的花園。將馬查多的問題改成現在式——「你現在如何處理交託予你的花園？」我想借用莫諾主教的圖像去回答如何找到我們心靈的渴望此問題。我的建議是：我們藉照料交託予我們的花園——此花園分為十二畦或十二個較小的花園——去尋找我們心靈的渴望，以至天主的旨意。這正是我的演講餘下部份的主題。

第一個要照料的花園是我們的**身體之園**。我們是怎樣照顧自己？我們吃得健康嗎？有適度運動嗎？飲酒有節制嗎？有遠離會導致上癮的物品如香煙或藥物嗎？有充足的睡眠嗎？生活作息有規律嗎？有一句古老拉丁格言這樣說：「*mens sans in corpore sano*」——有健康的身體就有健康的思想。我認為也可以說，有健康的身體就有健康的心靈。

接著是我們的**社交之園**。相信很多人也聽過一個西班牙文的古老諺語：「*Dime con quien andas y te dire quien eres*」——告訴我你與甚麼人在一起，我就會告訴你你是怎樣的人。社交之園是我們交往的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與朋友一起時，我們做甚麼？我與家人關係親密嗎？我樂於與人接近嗎？我有朋友嗎？或我是西蒙與葛芬柯（Simon and Garfunkel）的歌曲所指的——「我是石頭，我是孤島」。我們需要培養我們的社交生活。良朋益友協助你認識自己，在你尋找自己心靈的渴望時扶助你。莫諾主教在



「天主教徒待命」就有關心靈渴望之園演講時，他談到我們要寄生日賀咭予親友，或當親友有親人去世時要寄慰問咭給他們，我深受打動。他說我們要謹記出席喪禮和生日會。

第三個是我們的**心理之園**。我對自己有甚麼看法？我相信自己可愛嗎？我相信天主愛我嗎？聖奧斯定曾說過，我們可愛的原因是天主愛了我們。我們需建立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此真理。我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沒有另一個人會似我。只有我能夠做到我在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天主愛我，使我存在，召叫我成為美善的，成為我自己。博伊爾寫道：「我們有幸成為天主的喜樂。還要努力去適應。」

第四個花園是我們的**經濟之園**。我有負責任地處理我的錢財嗎？有量入為出嗎？我有與他人分享我的財政資源，例如：捐助慈善組織，幫助街上的行乞者？耶穌說我們不能服侍兩個主人——既服侍天主，又服侍金錢。我們可有嘗試過簡樸的生活——簡單過活好使他人能活下去？

第五是照料我們的**政治之園**。我們有善盡公民責任嗎？有投票嗎？有留意電視和電台的新聞報導，或閱讀新聞網站的報導嗎？有關心時事嗎？我們對政府應介入市民生活的程度有何意見？我們曾寫信、打電話或電郵予我們的市議員、國會議員、參議員嗎？我們對移民問題持甚麼立場？醫護問題？我們有與朋友討論政治和時事嗎？如果我們對國家和世界的情況一無所知，便無法知道世界最迫切的需要是甚麼。

我們的**知性之園**也非常重要。我們閱讀的是甚麼？我們應持續閱讀一些非小說類的讀物。我們觀看那類電視節目、聽那類電台節目、瀏覽那類網絡節目？我們經常瀏覽的是那類型網址或博

客？我們在自己的專業範疇有與時並進嗎？有參加自己專業的研討會，或抽出時間到 CTU 聽課嗎？有到博物館參觀嗎？我在一月到亞特蘭大的公民權益與人權博物館參觀，令我眼界大開。我們有可討論嚴肅問題的群組嗎？如果對這些知識沒有興趣，我們的腦筋會遲鈍，也沒有能力去做明智的選擇。

第七是我們的**科技之園**。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是如何利用科技？我聽說美國人一般每天花數個小時在流動電話上。我自己花多少時間使用流動電話？面書？網上購物？電郵和短訊？我是否負責任地使用科技？有否遠離不良網頁？

第八個花園極之重要，它就是我們的**美感之園**。俄羅斯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名句是「美麗事物將拯救世界」。我們需要被美麗的事物包圍——音樂、文學、藝術。這是極為重要的，我們愈多「接觸藝術」，就會愈加開放和敏銳，特別是對自己的心靈及心靈的渴望。我一直隨身攜帶一本小說或文學作品。令人驚喜的是閱讀出色的文學作品——甚或只是普通文學作品——能提昇人的質素。我也經常到藝術館參觀，亦出席演奏會，這些活動均有利於人的學養。我也有每天閱讀一首詩的習慣。我認為這是一個良好的習慣，我真希望我是一生也如此做，而非數年前才開始。電影也能陶冶性情，我知道我應多看電影。最近我看了「NASA 無名英雌」（Hidden Figures），這部電影確能滋潤人心。

第九是能培育我們文化的根的**文化之園**。認識我們的根和祖先的智慧是重要的。我們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除了欣賞外，會否批評自己的文化？懂得欣賞其他文化嗎？現今我們提到「文化交流」或與他人互動接觸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從他人身上學習，

讓其他文化豐富自己，有接受他人批評的勇氣。我們亦需要學習如何有建設性地評論來自不同文化的人。

第十是我們的**道德之園**。我們做何種道德決定？如何用錢？如何處理性？怎樣看待比自己不幸的人？我們有幾誠實？我們會堅決抗衡不公義的事情嗎？如果我們是男性，會怎樣對待女性？如果我們是女性，會怎樣對待男性？照料花園是艱苦的，但是我們毋須完美，我們只要下定決心除去雜草。

第十一是我們的**靈性之園**。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怎樣？天主好像是一個我要去滿足和服從的人嗎？或我們視天主為一位關心我們的人，不論我們做了甚麼，如何不濟？我們讓天主的慈悲洗滌我們嗎？或我們必須是潔淨完美的，才可接近天主？我們有經常祈禱嗎？怎樣祈禱？有關靈性上的事情，你有傾談的對象嗎？我們有找時間去保持默靜，坦然面對天主嗎？正如教宗方濟各經常問的，我們有讓天主注視我們嗎？

最後是我們的**天賦之園**。我們有栽培我們的天賦才能嗎？如果我們玩樂器，我們有練習和繼續上課嗎？如果我們有一副金嗓子，會定期運用它去娛樂他人或服務教會嗎？如果我們精於講授，會以此服務身邊的人嗎？如果我們天資聰穎，會以此幫助朋友、同事、同學嗎？我們有照顧他人的天賦嗎？我們有盡力改善自己，做一個更有愛心的人嗎？

我相信當我們藉覺醒、美麗的事物、祈禱、默靜、愛及友誼，令自己生活得更健康，我們會逐漸察覺到自己心靈的最深渴望。此種生活方式可在我們內創造更廣闊的空間，去聆聽聖神與我們的心神的交融，聆聽聖神呼喚我們活出真我，好比在創世之初，聖神在水面運行，聖神自始一直臨在並活躍於受造界及人

類。忠誠地照料我們的花園，帶領我們發現自己心靈的渴望，而我們心靈的渴望引領我們發現天主的聖意。引用聖奧斯定的名句，我們躁動不安的心靈將憩息、喜樂於天主內；天主的渴望、喜樂將寓居於我們內。

在二月我正準備是次演講時，我偶然讀到一篇反省或詩，我節錄了一部份，但我改動了最後一句以點出今天的主題。

穿越你個人的生命迷宮；

追隨耶穌，縱使祂帶領你捨棄你所珍惜的，

而使徒生活的圓滿，看似江水川流不息。

在那萬事皆可能的一位內，

藉祂獨特的簸揚方式，你可找到你所獨欠的。

你沒有損失，捨掉的只是多餘的依戀之物。

不滿足於平安，

是你心靈渴望得到的。（斯魯巴斯 Rachel M. Scrubas）